

Hu Zhanfen

“只要画得适意”



胡展奋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喜欢历史，酷爱大片

和朱蕊相识多年，但开会而紧邻其座的，还是第一次。当年喜欢解放日报“朝花”版的，谁不知道朱蕊呢，她的散文之美似乎不用我来饶舌，但她的绘画之美，却让我憋不住要说几句。

断断续续一直有她画品问世的消息，于是落坐后就要求完整地一睹她的画。

只见纤指一动，瞬时，万紫千红从她手机奔涌而来。既有斑斓绚丽的油画，也有多姿多彩的水墨，一时令人目不暇接，“敏锐、率性、睿智，谐趣……”业界评论其绘画题材多样，色彩大胆泼辣，根本不拘于传统技法的约束。恣肆的画笔下，憨态可掬的花猫跃然纸上，纷红骇绿花木摇曳射目，既有风情万种的窈窕仕女，也有层林尽染的千山万壑……她的画，让人惊叹，原来一个散文家可以有如此流光溢彩的七色胸臆，而一个“半路出家”的画家竟然短短几年就能完成华丽转身。

“以文心寻求画眼，将绘画作为文学的载体和变奏，因此她的画作有一种香草美人的韵味，清气逼人的诗意，充满着文学色彩。”文学评论家、上海作家协会原副主席王纪人这样评价朱蕊，“从文学创作跨越到美术创作，说明她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。现在她有了编辑、作家和画家三种身份。”上海美术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黄阿忠直言：“朱蕊是作家，她有自己独特的对自然和其他事物的感觉、看法，并传递给读者。写作也好，绘画也好，情感很重要，独特是我们绘画的一个追求目标，独特性是艺术的生命。”海派艺术家陈鹏举则特别欣赏朱蕊笔下的猫：“猫是什么？猫是天使，猫最似人、好人。卖萌点说，猫还真是有‘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’的。朱蕊画猫，画得这般妖娆，她其实是在说破人心。但凡说破人心的画，无疑是上品之画。”

说到“说破人心”，我对她戏言：要说“心”，你朱蕊的“蕊”还正好三颗心，曰，编辑心、作家心、画家心。问题是，你一个写字的，究竟是怎么“转身”的呢？是有家学传承还是难得的贵人相助呢？朱蕊坦言，并无渊源之家学。家里虽没有画家，却有一本破旧的民国版的《芥子园画谱》，成天被丢来丢去，小时候没啥看的，就像翻看那本《三毛流浪记》一样，常常翻阅它们，但只是乱看，并无大人的辅导，倒也翻得滚瓜烂熟，问题是“学而不思则罔”，不动笔，终究是枉然。如此，只能说小时候对传统画有

深刻印象，留下痕迹蛮深。从事写作以后，仍然保持儿时爱好，闲暇时喜欢翻看前人册页，也算是另类的“读帖”吧。

2020年前后单位里组织了兴趣班，朱蕊参加了书画班，但很快发觉所讲内容比较庸常，不久就退出而自学。不久

退休，恰逢“封控”，她干脆天天在家埋头画画，那种忘情的投入是有生以来所仅见，有人说她勤奋，不对了，是“喜欢”！

这种喜欢就像尝到美味后的不肯停筷，全身心的舒泰，全身心的“适意”！我敢说不是当事人，决计无法体会的这种“适意”，那就是“赖在里面不出来”的入魔状——干脆说吧，除了吃喝拉撒就不肯离开画桌画笔了，如痴如醉，如癫如狂，日以继夜地画、画、画，由于没有功利心的驱使，画的时候没压力，没羁绊，问世后，你贬也罢，褒也罢，我都不计较，故心情也好。

总之，我把画画看作娱乐，当作“无上的适意”，而不是“苦心志，劳筋骨”的修行，所以“我画故我在”哦。她说。

她是幸福的，我想，隔座正有“大欢愉”不断地感染人，感染人。■

你贬也罢，
褒也罢，我都
不计较。